

地主階級發家史彙編

第一輯

地主階級發展史綱編

第一輯

合江日報社編印

地主階級史彙編

第一輯

編輯

合江日報社

出版

合江日報社

發行

合江日報社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版

目錄

樺川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	富振聲(一)
樺川公勝村三地主的發家史	公勝村工作組(一三)
尙志封建惡霸的史實	嵩明(二四)
大地主是怎樣發財的	集賢縣委(四三)
集賢地主的血腥發家史	(四六)
胡子騙子加流氓(湯原大地主發家史的初步材料)	(六四)
黑龍地主徐景芳的罪惡史	方青(七三)
地主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的	羅立韻(七八)
地主王三姨子罪惡發家史	(八七)
『善人』夏文昭內真面目	續磊(九三)
于惠鄉和龐國光的罪惡發家史	古彬(一〇三)
劉家燒鍋的剝削罪惡史	王大軍(一〇九)

「地主惡霸便是病」……………羅立韻（一二五）

附 錄

從農村流行語中看地主的罪惡……………文友……………	（一二三）
地主家書……………康雲……………	（一二九）
綏濱連生區七十三個地主偽滿時職業統計表……………	（一三二）
鶴寧平陽鎮領荒戶（地主）政治地位調查表……………	（一三四）

樺川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

富振聲

在進一步深入發動群眾運動中，對地主階級進行詳細的調查，考查其發家歷史，及其對農民的剝削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這不僅可以使領導幹部了解群眾運動發展的深度，以及對地主階級打擊的深度，而且主要的是可以啓發農民群眾的階級覺悟。

樺川的土地改革運動已經一年了，地主階級遭受了初步打擊，已經被群眾鬭爭一、二次和正在準備鬭爭的大、中地主共一六八名（其中大地主五十七名，中地主一一一名），地主階級的土地、房屋、牲口、糧食等大部被分配了，但他仍保有大批的黑地、黑馬、黑糧、黑槍，以及比較貴重的浮產，他的威風還沒有澈底被打垮，他與特務、漢奸的聯系還沒有被斷，他們還在時時刻刻的準備『翻把』。茲將樺川各區被鬭地主的數目列表於下：

區別		大地主	中地主	合計
長發	五	八	一三	
公勝	九	九	一八	
營子崗	七	六	二三	

太平鎮	六	一三	一九
蘇家店	四	五	九
悅來	一一	三五	四六
田祿	三	三	六
第十區	三	三	六
黑通	五	一四	一九
永安	三	一四	一七
大賚崗	四	四	八
總計	五七	一一一	一六八

地主起家的幾種類型

在這一六八名地主中，雖然他們的發家都是從窮人身上剝奪的，但其發展的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大致有下面的幾種類型，茲分述如下：

(一) 名爲「開荒佔草」實則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發家的大地主 樺川本爲碩達勒達人（即俗稱老達子）的區域，他們「逐水草而居，以射獵爲業」。數十年前樺川尚是一片荒郊，渺無人烟的地區

〔樺川縣誌〕。清光緒三十一年，由吉林將軍派三姓交涉總辦曹廷杰，赴蘇蘇屯一帶勘驗荒地，以後又驗明雙榆樹（即悅來谷大屯）、小營子崗、實寶山、柳樹河一帶，準備放荒。卅二年由三姓旗務司（滿清民政科一類的組織）派佐領（官名）全亮（滿名）和委員滿祥五前來文放，以四十五垧爲一方，每方收紙筆費十七吊五百文，卅四年經臨江州（即富錦，又名富克錦，待考）吳劍青司馬（官名）派起員郝聯芳續放永平社（樺川東部）各荒，每方收價七十五吊，原有小票者（三姓初放發給小票未換照）每方五十七吊五百文，西半部歸依蘭管轄，名之曰東興鎮（即佳木斯）及火龍溝等處，多歸依蘭旗務處文放，任領戶指定地點，築室打井，自行開墾，逐漸始有農戶。宣統二年，樺川設治（設縣）經孟頌平監督（縣長亦曰縣知事）請准自行放荒（均見樺川縣誌）。在放荒期間，因土地便宜，有人便乘機領了大塊荒地，以後就依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而發展成爲大地主。如大賚崗的顧有堂，原給放荒官員趕馬車，放至大賚崗時，便把大賚崗的土地指給他，其地界是北至大江、東至石礮、南至山、西至牛成林，於是顧有堂便從「出身貧賤」一躍而爲擁有數十方荒地的大地主了。數年之後，南滿移民越來越多，大家都想到「北大荒」領地，但許多土地都有了主了，就只好與地主「份開」，或三年不交租，這樣一來農民們辛辛苦苦的把荒地開墾起來了，但大部熟地都歸了地主所有。顧死後，由其女人當家，又長靠「壓飛照」掠奪土地，把靠近他地界邊緣的土地，都霸歸已有，並成爲大賚崗的統治者的。再如順山堡擁有一千垧土地的大地主張伯然，他原名張慶綸，又名慶伯然，係隨旗漢

人、講武堂畢業，前清與民國初年在懷德當警務長，家住吉林北六台，擁有三十垧土地，民國二年將所有土地出賣，每垧賣一萬吊，來樺川後，前後買了一千來垧地，每垧只一百多吊，於是他由中地主一變而爲統治樺川的大地主之一了。

(二) 靠發橫財起家的大地主即所謂暴發戶大地主。黑通泡子沿的李富，來時只哥兩個，家境貧困，在江北爲人抗活。後遇江上沉了船，他在江裡撈到了麵，將麵運金溝換金子，發了洋財，買了一百多垧地。以後又匿下了『金狗子』（淘金）的破棉袍（內藏許多金子），氣死了『金狗子』，而他發了橫財，又買了五百垧地，因此他家財大富，有七十四牲口，雇四五十名勞金，這就是所謂『不殺窮人不富』的暴發戶地主。另外也有以自己的私槍借給跑腿子，在指定的地區當胡子，與胡子共分金銀財寶，因而暴發爲地主者。

(三) 靠敵僞勢力剝奪窮人起家的大地主。在偽滿時這種類型的地主是相當普遍的。達子營之劉陞，民國時只四十垧地，僞滿康德四五年，他和日本二三〇部隊聯隊長小林勾上了，小林住在他家，與其共同經營洋瓦廠、煤廠、豆腐房、油房，合作社貸款由他向外放，在敵人羽翼下發了大財，買了二二〇垧（連從前的共二六〇垧）地，馬二三四，僱工二五個，弄的家財大富，大權在握，發家之後，當屯長，康德九年當朝陽川村長，與小林共同害死過十三條人命（內有因爲打頭的丟了一條褲子，而逼死了更官一名）。黑通的張振青，民國時給人抗活，僞滿時，與佳木斯大特務梁金勾到一起，

梁金是日本特務頭子廣野的乾兒子，張便靠這種勢力，在黑通開了小舖，賒賬放款，拔了賬戶的鍋灶，牽了牛馬，置了八十垧地，其爲人窮兇極惡，刮乾了黑通的地皮，誣賴別人偷一顆白菜便硬罰一百元，與窮人份養母猪，下多少窩分多少窩，母猪死了還得分一半死猪（超過一般慣例）。營子崗的周春林（即周家油房）原籍懷德人，舊中華民國時來佳木斯，正趕上老占東（胡子）進街，他趁機發了二筆洋財，就在營子崗買了四十垧地，餘下的錢借給他的親戚范廷顯（破落地主有地二〇〇垧），不幾年即將范的土地全部滾進來。僞滿時當了十二個圍子的村長，兼配給店主事，尅扣配給，變賣配給品，以後，全村土地都弄到他的手裡。其辦法有二：一、用高利貸滾；二、在僞康德六年，敵人收民照，地照交到他手，便將好地扣下，自己收租子，用這種辦法滾來幾百垧，以後他將全部土地都收歸自種，雇四、五十名勞金，驗地時騎着馬，真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家裡開油房，佳木斯有買賣，營子崗的警察署是周家的，他家的姑娘跟警長搭姘頭，附近的草甸，不許別人打柴，全圍子人都得給他做活，不做就趕到外圍子去。大賚崗木舒吐的崔俊山，原籍奉天寬甸人，僞康德元年來大賚崗，來時什麼都沒有，租西火龍溝馮輔臣十餘垧地，家有三個勞動力，自己不勞動，給燒鍋買糧食，燒鍋出十三元他給賣戶十元，幹了三年，就賺了數千元。康德四年，買了范有才三十六垧地，地價六千元，他只給了一半，范有才過去在抗聯工作，不敢在家，跑到哈爾濱，以後回來向崔要地價，崔即賴賬不給，並威脅說：「你要錢，咱們就到特務那裡去！」范懼怕出事，就算作爲罷論了。有一勞金是青份

，種了四垧土豆子，秋後崔將全部土豆子都賣給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敵人每斤給一元，他給青份是五角，並藉此勾上了關東軍購買系主任，從此就給關東軍辦事，無惡不作，幹了一年，賺了一萬多元，又買了黑魚屯徐夢勤二十垧地，臥龍屯老劉家二十垧地。第二年關東軍放麥籽又歸他放，他留下了三十石磨麵賣了，這錢又買了顧老太太五五垧地，七年又買了三十垧地，以後當甲長又買了三十垧。九年給合作社收買白菜，每斤扣二分五，共買了二十四噸，這一次就賺了五十多萬元，又買了本屯五十垧地，在龍江省訥河買了一一〇垧，二十五間房子，剩下的錢，在瀋陽西關外又買了一垧菜園子，二垧果樹園子。這樣一來，他家只九口人，却有地二二七垧、十四匹馬，二十二間房子，財產浩大，在剝削窮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地主家業來了。

（四）滿拓地主。二龍山的李鳳武，他以前給地主袁顯平趕車，袁將女兒嫁他，他就給袁家管家，日本將袁家的土地收爲滿拓地，他便與日本人勾在一起，殺雞請客，溜鬚拍馬，雇廿餘人給日本人種菜（七十垧），經營二龍山僞興農合作社，將剋扣的配給品，變賣給雇工，因而發了家，有牛十一頭，馬十二匹，是二龍山的統治者，因此他成爲經營滿拓地的變相地主。

（五）轉化地主。即將土地逐漸轉移到工商業，變爲資本家，但其剝削的實質仍然是封建性的，因而他仍然是封建地主。悅來埠頭的沈小齋，原是埠頭的佔荒戶，全江沿都是他的地。後將土地逐漸出賣，轉入工商業與高利貸，僞康德八年時還種二百餘垧地，九年時即種一百多垧，十年時即種五、

六十垧，「八一五」事變時，即種二、三十垧地，他開了糧棧，在悅來街宋程油坊、東興泰燒鍋，都有他的股本，礦山有他的買賣。哈爾濱過去也有買賣，糧棧燒鍋的高利貸特別厲害，全家都不勞動。

有大司夫、外櫃、勞金等爲其效勞，兒子作日語學校的校長，其餘都是學生教員。

以上五種地主發家的典型，不管其花樣如何不同，但其發家的根源，都是依靠剝奪窮人的血汗的，其剝削的主要對象爲貧僱農，下面我們想把地主階級剝削的方法作一概括的敘述。

地主階級的剝削方法

(甲) 對雇農實行農奴式的剝削。一、無限度的延長勞動時間，許多雇工都是半夜吃飯下地，太陽落山才回家，每天休息時間只有四個小時。如黑通地主吳克鋒種一二〇垧地，他是剝削雇工的能手，別人給他送個外號叫「吳半夜」。二、無限止的提高勞動強度。吳克鋒一年春季換了三個打頭的，在地裡幹的又猛又快，許多抗活的累的吐血，不能再幹下去，抗活的病了，他就一脚踢開，趕你滾蛋，他常對別人顯示自己的威風說：「好騾好馬累死多少，何況你這人吶！」三、用最壞的伙食，剝削抗活的體力。白萬里屯的白萬禮，種一百五十垧地，雇六七個勞金，外加短工，他家常吃兩種飯，勞金伙計吃的不如喂豬食，霉包米麵還摻糠，他們自家吃的都是經常不斷的鷄魚和豬肉，白萬信不吃四條腿的，所以經常買魚和鷄，每日吸大烟，扎烟針，看馬掌（紙牌）。四、剋扣工資。抗活的不准

誤一天工，誤了閑工，須扣忙工，誤了忙工得按工作價或還二、三個閑工，因此有的雇工一年忙到頭，除了扣去的工資就所剩無幾了。五、拖欠工資。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地主，在雇工上工後（二月間），不馬上給工錢，要拖到開江，糧食價上漲，工人無吃的，買了地主的糧食，却不能按開江前的糧價，得按開江後的糧價。六、設賭抽頭。這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永安地主袁憲會，種地一六〇垧，三個大車十四匹牲口，雇工卅餘人依仗他與佳木斯的翻譯官有關係，每逢下雨陰天，家裡就擺四、五場賭局，不願賭錢的勞金就受氣，被排斥，他說：「不會賭錢的，就不要到我家門來！」賭錢的結果，常使勞金一年到頭淨光無二，反倒欠他的，有一個勞金把兒子都輸給他了，一直到去年鬪爭袁憲會時，才把他解放出來。七、開小舖賣雜貨。凡勞金用東西，都從地主的小舖買，甚至有所謂「活動小舖」的出現，在忙割忙割時，地主家的人，就把「應時零嘴」的東西，挑到地裡去，年青人都好吃，吃了東西一天就白幹了。八、強迫勞動。僞滿時地主都依靠其當屯長村長的地位，強迫窮人給他當雇工，工價極低，還不得不去，如不給他當長工，就得被抓去當勞工。因此地主階級就藉着政治上的統治勢力，榨取了無限的幾等於無代價的勞動力。

總之，由於地主階級實行了這種殘酷辦法統治雇工，所以東北的地主與雇工的關係，形成了農奴主與農奴的關係，使許多雇工，長期的無代價的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着，即使雇工擺脫了這一地主的統治，也脫不出另外一個地主的手掌。地主階級也就在這個極端殘酷剝奪雇工的基礎上建立起農業

了。

(乙)對貧苦農民實行無限制的掠奪。地主階級依靠他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對廣大的農民群眾，實行殘酷的掠奪，以達到他集中土地集中財富的目的。地主掠剝農民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主要的有下列的幾種：(一)依靠土地壟斷，榨取農民的地租，悅來的主景吉臣，是一個一百八十垧地的大地主，他每日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嫌人蔘不好吃，得吃人蔘雞蛋(用人蔘喂小雞生出的蛋)，有兩個老婆，用兩個丫環，一個『小打』一個大司夫，其作威作福儼如一個封建大官僚。他的土地是完全出租的，租他的地須有一個條件，就是上打租，今年秋天須將明年的租子交齊。他的剝削是最利害，其辦法也最多。可見那種荒淫生活的花費都是貧民的血汗了。(二)高利貸的盤剝。高利貸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第一種是貸款。月利三分或五分，恰借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如給不上錢，就變成糧式，叫做『坐青』；第二種是借糧，春借一斗，秋還一斗半至二斗，如趕上年荒還不上，就得破家還債；第三種是『買青』，夏季是農民準備冬衣與解決吃糧最困難的時候，油房、燒鍋、糧棧、當舖，就趁着這個機會，買農民的『青』，收糧時又是大斗大秤，農民不知吃了多少虧。油房、燒鍋、當舖的老板又常常都是大地主，地主就靠這種剝削方法，掠奪了土地與糧食。所以從這點上看，上面這幾種『坐青』，『買青』，借糧按性質來說，完全是封建剝削，而其形式則以高利貸出現的；第四種形式是典當地、抵押地，農民只要上了這個套，不幾年的工夫，土地就滾到地主的手裡去了。(三)剝削

配給品，變賣配給品，地主不出勞工少「出荷」，要窮人爲他們「搥缺」，這也是地主剝削窮人最普遍的辦法。(四)不平等的換工，貧僱農是很少畜力的，地主階級却抓住這一點，一個馬工須頂三個人工，而且得在他自己的地種完之後，才能給貧僱農種。總之，受地主這種剝奪之後，農民便成了「半身不遂」，苟延殘喘的在地主的大樹底下半死不活的掙扎着。

政治上的極端反動

地主階級是土地的壟斷者，在農村經濟上他佔着統治的地位，由這種經濟上的統治地位，便產生了他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在舊中華民國時，地主階級掌握着政權與武裝，在地主的勢力下聚養着許多的狗腿子，這種以地主爲中心，形成的統治集團，便是封建統治集團；僞滿時，這種集團又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地主階級依靠敵人發家，與特務漢奸勾結在一起，形成了封建法西斯統治集團；「八五」事變後，地主階級的統治集團拋開了日本後台，又與中國大地主大資本家的統治集團結合在一起，企圖使中國永遠成爲地主階級統治的落後的中國。

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演變，首先用大地主張伯然這個典型來說明。他是順山堡的大地主，一千餘頃地，舊中國時，他當樺川自衛隊總隊長，是樺川的統治人物之一。僞滿時自衛大隊受民族浪湖的鼓舞，許多人要拉出去抗日，但他却不幹，甘願屈服於敵人，把自衛大隊編爲獨立營，他當營長，受于

大頭指揮，爲敵人守駝腰子金礦。後來又當農會長、協和會長、道德會長，爲日本服務，是個忠實的走狗。「八一五」後，他又投了國民黨，在佳木斯國民黨市黨部當民政委員，與僞國民黨合江省主席吳漢濤接上了關係，但他却假裝「開明」，混進民主政府，以合法地位進行國民黨活動，企圖組織地下軍，破壞人民翻身。他和他的兒子張文恩，勾上了國民黨特務暗殺團任德祿，殺死了副市長孫西林同志，事後任德祿跑到順山堡，住張伯然家，數日後被我軍捉住時，張伯然還爲他庇護，任德祿生了病，張文恩爲其抓藥醫治，十分孝順，可是他雖存心孝順，卻沒有挽救了任德祿這條狗命。任德祿死後，這幫暗殺團想到山裡找「柳子」（胡子），在四合山被我軍消滅。張文恩又勾結胡子「江海」，在屯裡派款兩萬和白麵糧米，並套了爬犁送到山裡的密營，以接濟他們所謂地下軍糧食子彈。另外是朱家園子的蘇文選，地一五〇垧，僞滿當屯長及協和會主事，是最兇惡的該統治者，外號叫「蘇扒皮」。「八一五」後，他兄弟參加王福隊。工作團到朱家園子，群眾要鬭爭他，他就暗中將王福隊勾進園子，把農會長韓林捉來，要槍斃，叫韓林在大會上承認錯誤，再不要鬭爭他。以後工作團第二次到該村，他企圖嫁禍於人，把自己的房子燒了，反說是積極份子燒的。經鬭爭後，仍未低頭，現在還在破壞工作團，拉攏壞人，企圖組織「翻把」。

上面的材料，完全可以說明，地主階級在農村統治，是根深蒂固，有的則是「三朝元老」，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有強固的基礎的，真是所謂「百足之蟲」雖「死而不僵」的。一年來對地主階級

的打擊，是極其輕微的，其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統治勢力，還沒有澈底被摧毀，因此地主階級「翻把」的活動是層出不窮的。悅來埠頭的賀小鬼，勾結了一批地主，收買了副會長兼自衛隊長，企圖顛覆農會，危害幹部；悅來逢年屯的邢玉林，今春被起出四枝槍，子彈數百發，他曾企圖出去當胡子；谷大屯的王鳳鳴，過去被鬪爭不澈底，現在他說：『再鬪爭，拿鋤刀也鋤死幾個』；蘇家店八家子的趙喜，是個惡霸，過去沒鬪倒，他利用自己的油房，要榮譽軍人當「好漢股」，最近他唆使榮譽軍人，把工作團及村幹部都打了（傷勢很重）。其次有些地主，門挑撥幹部關係，打擊積極份子，實行美人計，造謠生事，以達到他破壞農會的目的。最後還有些地主，假裝進步，假裝老實，假裝勞動，假裝窮，實行小恩小惠，甜言蜜語，企圖緩和農民對他的鬪爭。這一切事實都說明農民要取得真正的澈底翻身，必須深入鬪爭，澈底消滅地主階級，只要結束地主階級的幾千年的統治，廣大農民群眾才能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

七月廿八日